



# 晋回忆

——人文中国的历史之旅

策划 晓明 主编 李礼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策划 晓明 主编 李礼

# 晋回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回忆——人文中国的历史之旅/李礼主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4

ISBN 978-7-112-12997-3

I. ①晋… II. ①李… III. ①山西省—概况 IV. ①K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7025号

责任编辑:马彦

责任校对:陈晶晶 王雪竹

晋回忆——人文中国的历史之旅

策划 晓明

主编 李礼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娜姆拉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89×1194毫米 1/20 印张:12 字数:261千字

2011年4月第一版 201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58.00元

ISBN 978-7-112-12997-3

(2041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 前言

大众传播下的现代生活，克尔恺郭尔很早就预测它将会是这样：人们越来越间接地与生活打交道。于是在忙碌而无聊的生活之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即我和那些永远也接触不到的10多亿人凭什么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这个法定的疆域？还是那抹不掉的黄色肌肤？

中国的城市日益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式发展似乎更多选择了淘汰路径，众多承载各种历史记忆的建筑和街道，在不断呼吁的保护声中仍不断倒下。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你进入任何一所中国城市，景观大概如此：大小难看程度不一的楼房和相似的广场以及商业，除了几句方言，中国的地域文化在城市外表基本消失，传说中的过去就这样了无痕迹，无从找寻。

不过在城市之外的乡村，依然有着另外一个中国，它依然可以触摸昔日的痕迹，并见证着今日的裂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曾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有语无文的，中国的文字并不发生在乡土基础，不是人民的，而是庙堂性、官家的。所以文字的形式和文字所载的对象都和民间的性格不同。事实上，在多数时候，多数中国人都是处在庙堂之外的江湖，他们的喜怒哀乐不是习读经典的精英分子所幻想的那样。纸面上的三纲五常和礼义廉耻经常禁锢不了生动的生活。除了史籍中的烈女传，人们既可以看见如西厢中的大胆越轨，民谣中的热烈私奔，也能从《孟姜女》中找到伟大长城背后的一群平凡男女。

这样的差别恰好构建了一个丰满而生动的中国，同时它也一再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远比我们头脑的设想来得丰富而多元。《史记》、《资治通鉴》里有一个中国，民间小调《送情郎》、《恨媒

人》里还有另外一个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山西的历史既是地域史，更是中国史。这里保有中国数量最多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遗存，也拥有最为丰富的古代建筑。它不仅有着尧舜禹的昔日痕迹，有着大槐树下的国人先祖回忆，还输出了门神尉迟恭、忠勇关云长这样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物。直到今天，三晋大地还惊人传承着很多千年以上的大规模民间活动，让外来的观光者一再思忖，其背后有着怎样坚韧的历史动力？本书是年轻的《炎黄地理》杂志部分内容的结集，也是一份乡土中国的一次观察报告，其间少了一些冷峻的局外人式的“客观”描写，而多了几分在场的感性和唏嘘。

在更多的时候，乡土中国依然承载着我们往日的回忆和今日的慰藉，虽然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的衰退，是过去百年里这片土地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商业文明的全面崛起令财富和商业新贵正成为时代新的楷模。希望中国人重新构建一种共有文化生活的企图无疑是困难的，不过无论如何，光芒四射的物质文明都难以令我们内心深处这些无名的冲动释怀，而中国人身上的特殊文化气息也不会因我们的喜恶而消失。

“命中注定的分离，预示着来世的重逢”（叶赛宁），只是当中国人重新建起自己庞大的精神家园时，那个新旧杂陈的文化纽带又将会是什么？

李礼

2011年3月

# 目 录

## 太谷：寻找失落的箕城

9

箕子是谁？

他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子”和儒学先驱？

他是怎样早于老子、孔子等先哲600余年，阐述了对后代影响深远的五行学说、王道学说、天人感应学说？

他为什么会成为很多朝鲜人所敬仰朝拜的“祖先”？古书典籍中多次提到的箕子封地是否就在山西太谷县东的一个小村庄里？

带着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拨开千年历史迷雾，我们开始寻找失落的箕城。

## 木塔佛踪

27

“这塔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梁思成

“应县木塔这批文物，件件都是国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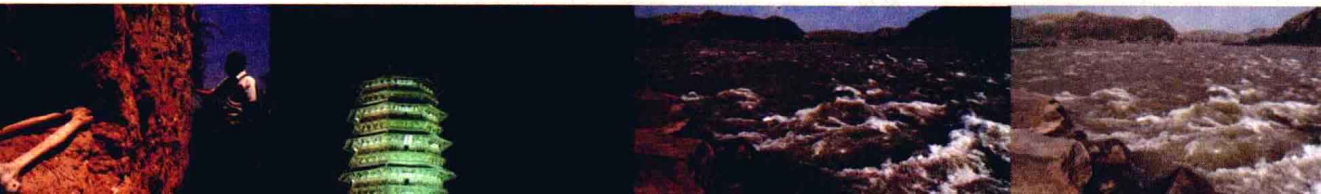
——任继愈

“捷疾罗刹曾盗取，一双佛牙天上来。千年秘藏应缘现，尽是如来智与悲。” ——慧礼法师

## 沉睡的“通秦古道”

45

黄河水自北而来，行至大同碛时，骤然变为数十米宽的狭窄水道，且落差加大，在西侧一块巨石上，人们能真切感受到黄河的咆哮。正是这里拍岸的惊涛，成就了左前方不远的碛口这一黄河沿岸的商业重镇。





## 天降灵石

东汉《风俗通》：“灵者，神也。”

《广雅》：“灵，善也。”

《说苑修文》：“积仁为灵。”

灵又是对天、地、日、月等的尊称。

灵是梦境里燃烧的火，飞行的能量，暗夜里的呼吸，不用对视也不能说出的话语。

一块补天之石，通灵宝玉，演绎出一部虚幻的《红楼梦》；另一块补天之石，灵石，诞生了一座现实中的城。

61

## 河曲：黄河“神曲”

黄河的众神之夜，河曲人过得比哪天都热闹，可谓他们的狂欢节。几万观众面向黄河，兴奋不已。所有逝者在人心目中都已变作大大小小的神，给了活着的人安慰、希望和憧憬。

81

## 五台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古老的儒家社会的价值和活力到底如何？战争结束后，清朝官员中的佼佼者，福建巡抚徐继畲，对外部世界进行了研究，以期反观中国所处的地位。

——费正清

每天，五台山下的马路上车来人往，飞驰而过的人们忙着求拜和还愿，几乎很少人会注意到路途边上一个也叫“五台”的小城。

99

## 保德：黄河边的保德城

翻开中国地图，在几字形的黄河下竖处上中段，出现一个很小的横向回流段，保德就处在这个小圪弯弯处。保德的名称取自“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这句话源自《左传·哀公七年》。其核心指的是传统“德”中的“信”和“仁”。

115



## 文水：女皇的痕迹

中国看重籍贯，这籍贯是一个人的家乡，是一个人最初的脐带，连带着剪不断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文水之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便是这样一条千年剪不断的脐带。

131

## 右玉：唤醒历史之地

千百年来，西域戈壁的黄沙借势来自西北方向的疾风与铁蹄，岁岁年年飘向土地肥沃、植被丰美的南方之地；渺小的沙粒与文化的传统、民族的血统同行，侵入、驻扎、生根、融汇、生发在新的疆域里。在关隘、屯堡、古道之间，多少个日落日出，历史反复考验着人类的意志；而人们用刀剑火光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终将面对自然的消磨；人类辉煌的瞬间与无数个平俗的日月，终将为天地视作同样的乌狗与沙粒。而今日，当游牧民族的铁蹄与号角退化为电影的映像，大漠中的沙粒也无法再度乘风完成历史上的千里旅行；曾经任金戈铁马的城堡与烽火台也无可阻挡的自然力量，正在被人类的意志所扭转。右玉，曾经的中国历史转折点，如今正处于这样一个人类意志改变自然的转折点上。

143

## 洪洞：千年走龙亲

洪洞县古称神圣之邦，从县志来看，上古人物生于或活动于洪洞的很多。据载，创造人类的伏羲、女娲，当年就活动在洪洞，或者就生于洪洞。有关娥皇、女英生前的事迹在洪洞民间传说很多，某些村庄的村名来历也与此密切相关，而产生于尧舜时期的“接姑姑迎娘娘”走龙亲活动已延续了4000多年。

155

## 怀仁：历史的和解

晋王李克用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并肩站立，高举着酒杯，在行结义礼。这是近几年怀仁所立的城市景观标志——“怀想仁人”。

171





## 寻觅襄垣

从太原到襄垣，走高速约160公里路程，沿途的黄土坡，齐刷刷地种上了树。每棵树都有石块垒的半月形槽，嵌在山坡上，抹上白石灰水，阻挡水土流失。襄垣人说，在襄垣，都快找不到种树的地方了。增加植被以拂去空中的尘土，相对简单；而在襄垣，数千年的历史尘埃厚重，要想接近最原始的画面，见到精彩纷呈的那一幕幕，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事。我们要探访的，是法显的踪迹，以及那些创造襄垣历史的传说与现实中的人物，还有关于这座县城的古老回忆。

185

## 朔州：远去的边城

当汽车向北，穿越超过五公里长的雁门关隧道后，就进入内外长城之间的朔州。这里曾经是一片征战之地，中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激烈碰撞之地，民族大融合的阵痛，致使这片广袤土地曾充满了血雨腥风。但今日呈现在眼前的，已不是容易让人起苍凉心境的边塞风光，而是平坦的田野、安谧的村庄以及村庄尽头的现代化城市。

203

## 蒙山大隐

隐形600年的蒙山大佛，至今对很多外来者而言，仍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沧桑的身体，端宁的面容，他坐在盛夏的山崖上，凝视着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历史真实也好，现实幻象也罢，当地人的生活就这样因蒙山大佛的发现而改变。

215

## 乡宁：寂寞下川村

在晋南的乡宁县东南部，有一个叫下川的小山村，古窑洞依着阳坡而建。就是这个小山村，有人推测为汉代骃县旧址，可能藏匿着比明清更古老的历史痕迹。今天，真正在古村的老房子里居住的，却只有一人。

229

# 太谷：寻找失落的箕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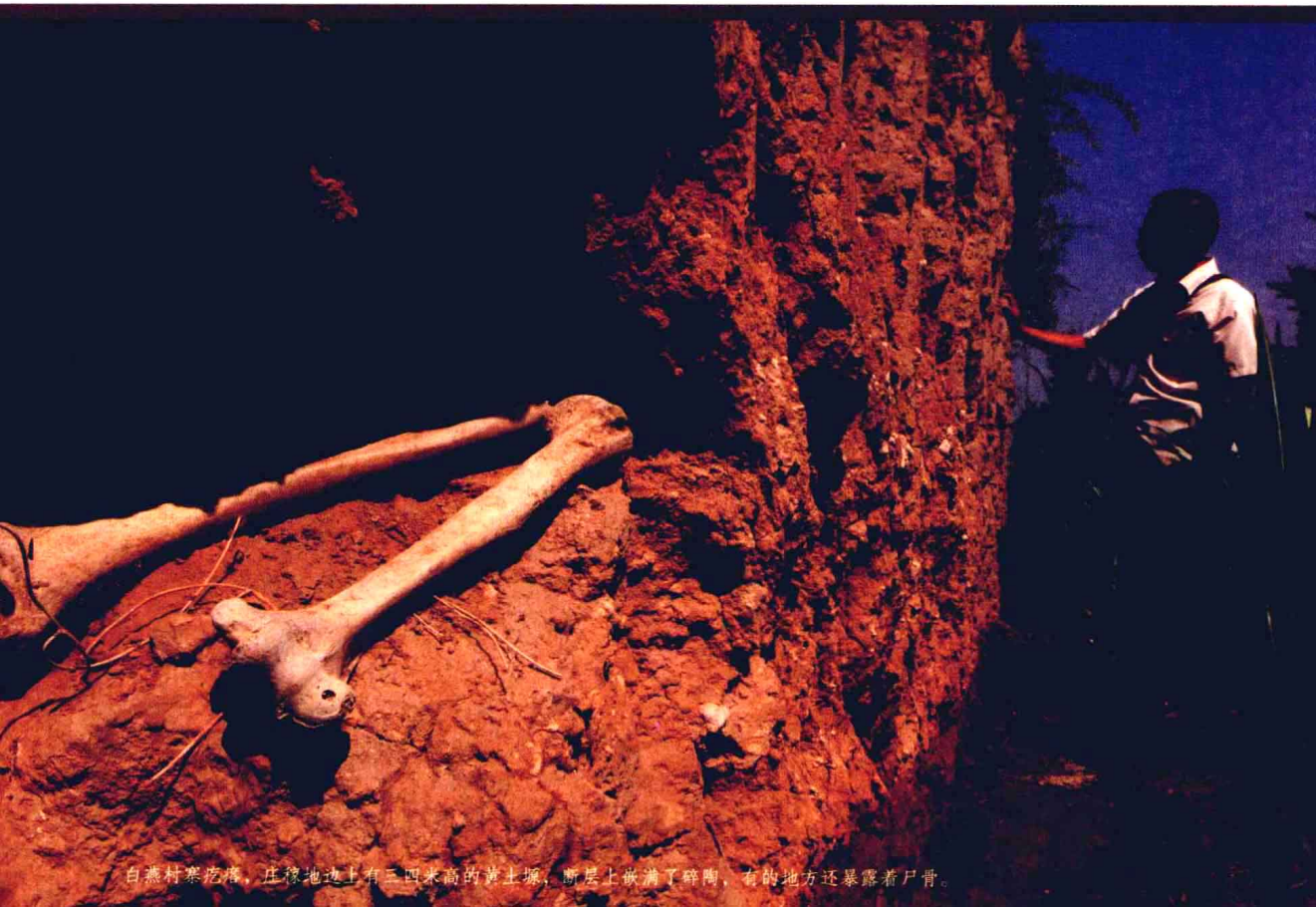
箕子是谁？

他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子”和儒学先驱？

他是怎样早于老子、孔子等先哲600余年，阐述了对后代影响深远的五行学说、王道学说、天人感应学说？

他为什么会成为很多朝鲜人所敬仰朝拜的“祖先”？古书典籍中多次提到的箕子封地是否就在山西太谷县东的一个小村庄里？

带着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拨开千年历史迷雾，我们开始寻找失落的箕城。



白燕村寨疙瘩，庄稼地边上有三四米高的黄土墩，断层上嵌满了碎陶，有的地方还暴露着尸骨。

太谷离山西省会太原太近了。然而，当箕城、箕子这两个生僻词猛地从日常生活中跳出来时，我还是感到时间突然向后无限地拉长，一次太谷箕城探索之旅便在兴奋和迷离的双重状态下开始了。

### 白燕遗址

到达离太谷县城约15公里许的小白乡白燕村时，艳阳正当头高照，但我们几个人仍然兴致勃勃地去探访白燕遗址。白燕遗址得名自白燕村名，在村西北的河滨阶地上，南临乌马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发现于1956年。1980年到1981年组织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达5米之多。遗存丰富，有大量的灰坑和少量的房址、陶窑、墓葬等。出土的陶器有新石器时代的甗、钵、壶、鼎、釜灶、瓮、尊等，夏商时代的鬲、瓮、簋、鼎、敛口三足瓮等，周代的鬲、瓮等，另外还有大量的尸骨、牙、蚌器和少量的青铜、金质器物。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西周晚期，是一处系统了解晋中地区从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比较完整、连贯的文化遗产序列遗址。

遗址上是田野，多处种着各色树苗，一问才知道，白燕村是有名的苗圃菜蔬基地。白燕村的红皮蒜质优丰产，远近闻名。到了一处叫寨疙瘩的地方，庄稼地边上有三四米高的黄土塬，断层上嵌满了碎陶，有的地方还暴露着尸骨，多处密布着一种灰白色的蜡姜石。同行的村民李文跃介绍说，寨疙

瘩处原有很长很深的壕沟，农业学大寨那会儿填平了，现在还留有几十米长的一小段，四五米深的样子。我们沿着田埂上到寨疙瘩上，更真实地踩到了人类的历史。阳光下，碎陶片依然呈现着原来的样子，深灰色、砖红色、黑色，绳纹、篮纹、水波纹……

从寨疙瘩上下来时，不小心擦破了腿上的皮肤，并好几次被荆棘扎了手，在野外显得异常笨手笨足的我突然看到了古人灵巧矫健的身影，他们具有比今人更强的攀爬、奔跑能力。

### 寻找箕城

王文魁，一位从太谷某兵工厂退休的老人，今年65岁。老王在厂里的派出所上班，但平时爱看书，尤喜欢看历史书。他偶尔翻阅了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山西历史地名词典》，书中有[箕]的词条：春秋时晋地，故地在今太谷县东10公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侯败狄于箕。”杜预注云：“在太原阳邑有箕城。”洪武《太原志》：“箕城，在（太谷）县东二十里。”《春秋舆图》：“箕，晋地，在今山西太谷东三十五里。”词条中明明白白说明箕城就在太谷县内，只是距离略有出入罢了。但是，整个太谷县，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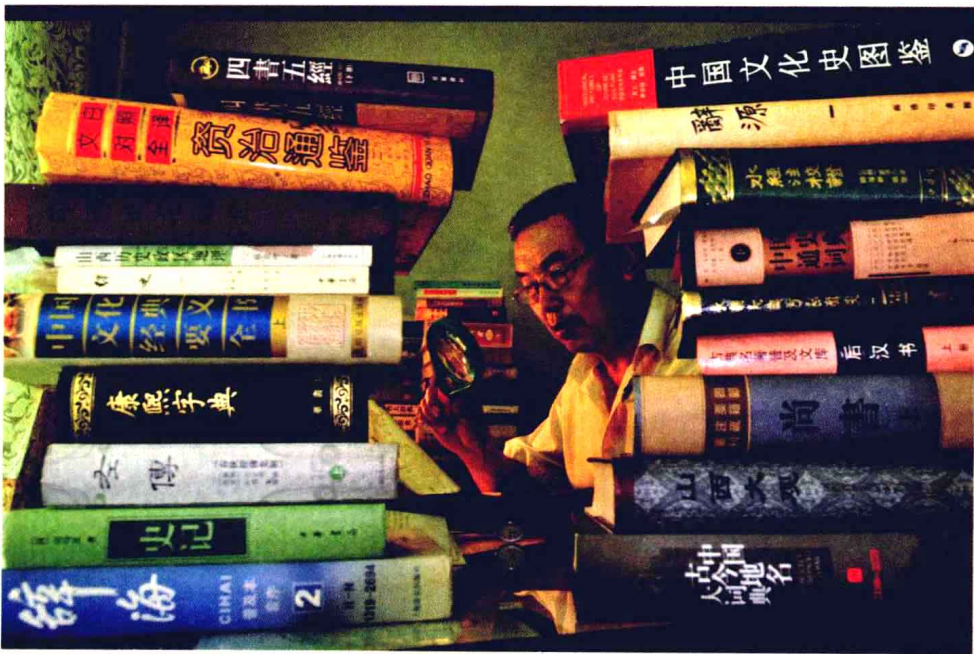
没有一处带“箕”的地名，这使一部分人怀疑历史上的箕城不在太谷县境内，加上邻近县有明确的带“箕”的地名，如箕山、箕村等，真正的箕城被包裹在云里雾里。

认定箕城就在太谷县境内的王文魁在2000年退休后，便骑着自行车跋涉太谷县的山山水水，开始寻找箕城。

只有初中文化的老王边翻书，边实地走访。他先将目光锁定在一些古寺庙的石碑上，想得到更明确的指引。因太谷县古称阳邑县，如今的阳邑乡就是古太谷的旧址，所以，老王先去了阳邑乡的净信寺，阅读了寺里的30多通碑，可惜这些碑基本都是清朝年间的，最早的两通唐碑字迹已漫漶不明，没有查到任何关于箕城的蛛丝马迹。

随后他又去了大佛山的天宁寺，凤山的福缘寺，并远上黑峰古寨等。10年里他几乎走遍太谷县的大小村庄，逢上了年纪的人就问。为此，他投入了7万多元，大部分都购买了书籍资料。一套《明万历志》，因为里边的《太谷志》里有箕城的信息，他便花了2000元，从北京扛了回来。还有《尚书》、《左传》、《水经注》、《资治通鉴》、《辞海》、《辞源》、《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史记》、《中国通史》，日本人山冈师团著的《山西大观》等等上千本艰涩的古书。

2008年县史志办的陈旭主任对王文魁的课题非常感兴趣，并认为大有价值，于是聘他到史志办，从此古箕城的探索注入了集体的力量。一次，老王偶



王文魁，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退休老人，10年来，为寻找到确凿的古箕城证据，不仅走遍了太谷的大小村庄和寺院、道观，还翻阅了大量艰涩的古书。



白燕遗址

尔翻到一本《开国帝王》，书中有一幅玄鸟生商的插图，那玄鸟的样子不就是燕子么。他突然想起在一座寺庙里偶遇小白乡白燕村的一个人，这人曾建议他去白燕村调查，白燕村的村名可能有来头。2009年3月初，史志办的人在老王的带领下，去白燕村实地调查。然而当他们问了几个80多岁的老人村里有什么传说故事后，除了白狐仙，他们又都异口同声地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村里有一个婆姨吃了燕子蛋后，就怀上了娃娃，然后怀了好长时间，生了一个大人物。问及什么样的大人物，他们说不知道，反正是很厉害的大人物。这几个老人并没读多少书，他们根本不知道玄鸟

生商的神话传说。而当他们讲出这样的故事后，大多腼腆地一笑，连连摆手，称自己都觉得荒诞，这次采访，史志办从头至尾都做了录音。

事有蹊跷，不久后为“三晋石刻收集”忙碌的县文物旅游局的武玉柱在库房里例行抄碑时，发现一通碑上的墓志铭有“葬于箕城之内故茔以北”字样，联想到王文魁说起过的寻找箕城旧址一事，便立马打电话告诉了史志办。然后陈旭、王文魁等人赶到文管所，亲眼看到了这通碑，简直是喜出望外。墓志铭上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并点明墓主人卒于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三年（长寿三年，即公元694年）。这通唐



在一棵长有五个枝杈的古柏前，立着两尊无头的古老佛像，村人给佛像披上红布，因风吹日晒，红布有些褶皱，颜色也褪了

碑的出现，可说是王文魁辛苦10年的最终回报。关于碑的来处又费了些周折，经过排查，最终落实到小白乡的王村。原来，在1953年秋或1954年秋，村民们在石映旺家院内挖红薯窖时，挖出一古墓，除尸骨外，还有一块方形碑。村民们好奇，便喊来本地的吕恕。后者从北京下放到老家，本人颇有知识修养，其时他正在县文化馆帮忙。他看了石碑，感觉有非同寻常的史料价值，随即回家取了一块红布包了，借到一辆自行车驮着送到了文化馆。为此，当年的《太谷报》报道了此事，并刊登了吕恕本人的照片，予以表扬。而这块碑却并没一下子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它在库房里继续

沉睡了50多年。

王村与白燕村只隔一里地，原本就是一个村。不管怎么样，唐碑的出现，证明了王村白燕这一片至少在唐时被称为箕城。这与古文献的记载相吻合。事情到此，作为发起寻找箕城旧址的王文魁内心按捺不住激动，为了让世人更早地了解箕城真相，他在2009年4月，领着4个白燕王村的村民，找到山西社科院的杨晓国教授。杨晓国教授看了相关的资料，并读了《太谷报》上王文魁撰写的《白燕疑为古箕城》一文后，当场拍板，去掉“疑”字，白燕村就是古箕城中心！为此，来自民间的一场历时10年的“探索与发现”之旅似

《尚书》和《诗经》中的商代文献，都大量讲述祭祀鬼神的事情。现如今，白燕村及附近的村民信奉白狐仙，几胜信佛，或许与远古的一种集体记忆有关。

乎已能画个句号了。

### 太谷往事

《古今姓氏辨证》云：“箕氏，出自子姓。商之季世，封其父师为畿内侯，谓之箕子。其地太原阳邑县箕城是也。”南朝刘宋时期范晔著《后汉书》中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太原郡，辖16城，其中就有阳邑城，而又特别说明阳邑有箕城。

《明万历志·太谷县志》：“箕城：在县东三十五里。商时纣封箕子于此。《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晋败狄于箕。杜预注：太原阳邑县南

有箕城。古阳邑城在县东二十里。春秋时，晋大夫阳处父食邑。秦汉时为县治。北周建德六年西徙。故治遂废，城址微存。”明确表明太谷县是由阳邑城迁徙而建，而古箕城就在太谷县东三十五里。

3000多年来，古箕城一直深藏于太谷县境内。只因太谷县没有一座山、一条河、一个乡镇、一个村庄以“箕”命名么？真实的事物被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屏蔽。太谷有儿歌：“太谷城，真有名，鼓楼盖在正当中。东寺园里游九曲，田儿后头绞活龙。白塔建在无边寺，四街八井盛兴隆。”游九曲、绞活



新修的胡大仙宝殿里，本供着胡大爷和胡大娘，但自从箕城、箕子的故事传开后，白燕村的村民又自发地请人新画了他们想象中的箕子像，供在一边。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即燕子。传说简狄等三个少女在野外洗澡，有一只玄鸟生下一个蛋，简狄吞下去后，怀了孕，生的孩子就是商的始祖契。



龙，均为太谷的民间社火活动。太谷县，被人们称为“金太谷”。自明迄清代，商贾辐辏，甲于三晋。曾以经营票号、典当、茶叶、绸缎、药材等大宗生意名闻遐迩。今天，太谷旧城区以鼓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街道仍然存在，原来曾享有“中国的华尔街”之誉。即便今天，人们在老街行走，仍然可以看得街两侧威严富丽的老房子，砖雕木雕堆砌而成的各式门楼，高耸翘首的精致屋脊，各种店铺名号一个挨着一个。入夜，街两侧的仿古明灯照耀，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坐在街门口聊天，有的摆了方桌打牌，看着他们一脸的安详满足，时光都会柔软舒缓下来。但是，太谷的金，或许不仅是由明清以来的晋商所涂，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与它厚重的历史底蕴有关。

无边寺白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金太谷”的标志性建筑。太谷的文物管理所就设在里边。寺址原为白塔村，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徙县

址于此。故民谚云：先有白塔村，后有太谷城。寺始创于西晋泰始八年（272年）。据说寺内白塔的白色颜料里掺着米汤等东西，历久弥新。不过，现在为了保护，上面又涂了一层白色涂料，新涂料却不大经得起日晒雨淋，个别地方有脱落的痕迹，能够窥视到原有的白，但历史总还是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夜色里，白塔最好看。上方朦胧的天光加低处的市井灯光，让白塔看上去异常柔和神秘。

箕城—阳邑—太谷，历史的三次变迁，割一不可。我们中途临时决定又考察了阳邑乡境内的净信寺，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经过三次大修。现存的建筑是第三次大修后的产物，在明万历年间。除佛像外，还有大量的明代壁画。在后院的西屋里，有精美华丽的悬雕，进去有如置身石窟。寺院庞大，由于时间紧，未得及全部参观完。婉谢了住持留用素餐，将更深的佛缘放在了后头。

三多堂，也叫曹家大院，位于太谷西南5公里。明清时期晋商巨富曹氏家族在极盛之时建起富丽堂皇的宅院，以“福、禄、寿、禧”四大院为代表。现存三多堂为一幢“寿”字形宅院，三多意为“福多、子多、寿多”，始建于明末清初。我在一本书上，查到曹家人





白燕村供销社门前，村人们正在歇晌闲聊。

曹润堂的一幅指画《戏曲人物》，画的落款为：古箕城木石庵居士写于一竿竹两竿竹竹斋南窗下。原作保存在太谷文管所。曹润堂为清末（1853~1909年）人。这幅画明证，至少在那个时候，文人们仍然习惯称太谷为古箕城。

历史一丝不苟，但呈现却显得扑朔迷离。太谷县，古箕城，明明白白的一个事实，却留着先天遗憾。而这遗憾却被一个普通的村庄弥补了。2009年，就在那次史志办的人到白燕村考察传说时，不经意问村人，这个地方叫寨疙瘩，那块地呢？有人指着与寨疙瘩相邻的一块土地问。聚箕场。聚什么场？所有史志办的人都兴奋起来，许多日子以来，他们一听到发 QI 或 JI 的音就高度紧张。当即，他们又问那个箕怎么写，村人毫不迟疑地说，就是竹字头，下边其字。为了严谨起见，又查了村里的某些记录，凡涉及那块地的，都写着“聚箕场”。问及为什么叫聚箕场时，村里

人说是古时候什么部落召集人开会的地方。历史越来越清晰。一块大约20亩的土地，自古就袒露在风霜雨雪中，现在正长着一米来高的柏树苗。3000多年来，历史一直将商时箕城的高贵名号隐藏于一块朴素的庄稼地上，只在一方朴素的老百姓口中相传。谁也不会想到，几个热爱本土历史的民间文人，在锲而不舍的探索中终于破解了历史深藏的符号。

而一旦理清了脉络，各种佐证也似有意一样出现。据太谷中学孟福莲老师讲，在如今的太谷中学，文庙西侧原有箕子祠，抗日战争前，祭祀活动从未停止过。民国15年（1926年）左右，她是太谷县第一两级女子学校四班的学生，记着学校就紧挨着箕子祠，后来祠又用作教师宿舍。不久后，包括明伦堂的建筑一并毁坏。如今仅剩文庙、城隍庙大殿，中间地段的其他建筑不见一丝痕迹。箕子祠和明伦堂原在的地方辟作学生操场。透过月亮门，我看到穿金黄运动衣的几个男生正在练习打篮球。不知他们心里有没有箕子和箕城的故事。而这个已然消失的箕子祠，是太谷作为古箕城所在地的又一力证。

### 白燕村与王村

若不是王文魁历经10年的地毯式寻找，古箕城旧址的传说或许仍然停留在厚薄不一的一本本古今书籍中。而一个300来户的小村庄，也继续被叫成一只